

## 现代汉语语素义的静态与动态\*

邱震强

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

**提要** 解决语素方面争议的关键在于对语素义的存在形态有充分的认识。语素义的存在形态有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语素义指不考虑特定广义语义场时的、某特定共时平面的语素义,这种语素义可以在字、词典中找到。动态语素义是现实的语素义,它有时是历时的,有时是共时的。动态语素义有时和静态语素义一致,有时不一致。两者一般可以互相转化,但有些动态语素义不可能转化为静态语素义。明确了这两个概念,语素方面的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语素义、静态、动态、广义语义场

“语素”这个术语出自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是 morpheme 的翻译。布龙菲尔德 (1997 [1930]:453) 认为,语言包括两个习惯层次。一个层次是音位的,组成了语言的音系。另一个层次包括形式一意义习惯,这些习惯组成了语言的语法和词汇。一种语言之所以能完成传递信息、协调交际的任务,不可能仅仅依靠音位的配列,而要依靠形式一意义习惯层次上的单位配列。这种形式一意义习惯层次上的最小单位就是语素。

文法革新讨论中引入了 morpheme 的概念,首先出现了“语素”这一术语,1939年初,傅东华在《给望道先生的公开信》里第一次引进了 morpheme 并译成“词”。1978年,吕叔湘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明确了“语素”的定义:

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

这个定义成为了目前语法学界所公认的定义,几本流行的大学教材也都采用了这个定义。尽管定义基本统一,但是,由于语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分析者所持的原则、方法不同,使得“语素”这一概念充满了争论,很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致使很多关于语素的研究不得不回避这一本来不应该回避的概念,从而导致了语义学研究的停滞不前。

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音是语素的形式,义是语素的内容,语素的内容部分就是语素义,语素义是最小的语义单位,就像音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一样,它是最重要的汉语语义单位,是汉语语义学中最重要研究对象,可惜常常被忽视了。即如目前流行的几种语义学教材,语素义常常被几笔带过。贾彦德先生的《汉语语义学》是语义学界公认的名著,不少高校把它作为语义学课程教材,在该书中,语素义只用极少的篇幅轻描淡写地提到,400多页的专著,语素义只占两页。其他论著也大抵如此。

作微观研究,不把最小的那个单位研究清楚,总是研究上层的东 西,必然会导致许许多多的争议。本文认为,解决语素方面争议的关键在于对语素义的存在形态有充分的认识,下面拟对此课题展开研究。

\* 本文属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课题编号为:05ZC81)及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资助课题“汉语语素义及其组合”的成果(课题编号为:04C126)。

## 一 语素义的静态

静态语素义指不考虑特定广义语义场<sup>1</sup>时的、某特定共时平面的语素义，这种语素义可以在字、词典中找到，是指字书上给它归纳出的一个或几个义项，可以说汉语的字典中解释的都是静态语素义，也可称作“普通意义”或“字书意义”。如“婧”，《新华字典》对它的解释是：“〈书〉女子有才能。”

当然，并不是字、词典中没有给出义项的便一定不是语素义。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个别语素没被认识是正常的。如“啤酒”的“啤”，字、词典中一般没有列出义项，但“啤”是英语 beer 的音译，而 beer 在英语里是“alcoholic beverage usu. Made from barley, flavoured with hops, and brewed by slow fermentation, low in alcohol content, effervescent, with a slightly bitter flavour”的意思，“啤”有音有义，自然应是语素。

语文辞书中的语素义义项是对语素的全部意义作出的归纳和总结。一般情况下，某一语素的全部意义存在于该语素的各种搭配组合之中，因此，归纳语素义义项，必须最大范围地搜集属于目标语素的同素族词语。以语素意义为聚合点的同素族词语（含合成词、固定短语）是我们分析、归纳语素义义项时最重要的考察对象。

同素族词语是指含有同样一个语素的若干个不同的词语。现代汉语词汇里，有大量的同素族词语存在，这就为字、词典总结语素义义项提供了方便。

胡中文先生（2001:53-59）从前位、中位、后位等同素族词语的角度考察了目标语素“力”，按“力”在词语中的词汇意义的不同，归纳的同素义族如下：

这里，语素义即是义位，第一个义项是最初语素义，常用语素义；第二个义项是比喻语素义；第三个义项是引申语素义。

就现代汉语语素义而言，除了在现代汉语中新产生的语素，其余语素都没有最初语素义，如上所举的“力”，甲骨文像犁地的耒形，耒就是“力”的最初语素义，但这是属于古代汉语的最初语素义（也是“义位本体”），不是属于现代汉语，“耒”的意义已经在现代汉语合成词或固定短语中找不到了。只有现代汉语新产生的语素，才有最初语素义。如一些科技名词就属这种情况。《现代汉语词典》（2005:275）对“氘”的解释：

【氘】氢的同位素之一，符号 D。原子核中有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普通的氢中含有 0.02% 的氘。用于热核反应，也叫重氢。

这里解释的就是“氘”的最初语素义。同时也是常用语素义。

对于静态语素义，我们也可以像对待义位那样，通过动态的比较，找出其语义特征，从而列出其结构式子。这方面，贾彦德先生已经做了很多有效的分析工作。

[1] 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矩、力偶、力学、斥力、冲力、磁力、动力、侧蚀力、侧压力、表面张力、地心引力、无坐力炮……

[2] 力量、能力：力道、力畜、力度、力量、力不从心、力所能及、暴力、兵力、并力、才力、财力、吃力、出力、大力、胆力、得力、鼎力、爆发力、吹灰之力、不可抗力、不遗余力、半劳动力、势均力敌、全力以赴……

[3] 体力：力巴、力气、力气活、力钱、力竭声嘶、不力、畜力、大力士、精疲力尽……

[4] 功力、效能：力度、力证、力作、力通纸背、笔力、电力、地力……

[5] 尽力、努力：力遵、力持、力促、力挫、力荐、力戒、力求、力挽狂澜、力图、力行、力学、力战、力争、力争上游、身体力行……

这样，在归纳出同素义族的同时，目标语素的语素义项自然也就得到总结了。

同素族词语可以按目标语素在词语结构中的位置分为三类：前位同素族词语，中位同素

<sup>1</sup> 广义语义场是指制约语义输出和输入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应该包含六个要素：语义单位的聚合关系，语义单位的组合关系，各类语境，背景知识，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为了和一般所说的语义场相区别，我们把它改称为“广义语义场”（真正意义上的、名符其实的语义场），一般意义的语义场即义位场可以称为狭义语义场。

族词语，后位同素族词语。

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前100个构词能力最强的语素共构词语13570个。其中，这些语素处前位的有5204个，处中位的有2119个，处后位的6025个。在共时平面上，同素族词语中处后位多于处前位的语素就有51个。

现在的问题是，前位同素族词语比较显眼，人们关注较多，因为几乎所有语文词典都在字头下面依次收列一些含该字头的词语，除了联绵词和音译词语之外，绝大多数为同素族词语。这些同素族词语又都是前位的，所以辞书编纂者对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有所关注，语义研究者大都从中援例。相对而言，后位同素族词语、中位同素族词语在辞书中一同被列出的机会是极少的，目前仅见于《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等少数几本辞书，所以很难引起重视。这就势必会导致字、词典丢失一些重要语素义项或导致义项概括性较差的问题产生。考察同素族词语，归纳出语素义，可以补充字头的语素义项。因此，编辑字典、词典应该收集尽可能多的同素族词语，包括前位的、中位的、后位的。对有限的同素族词语做收集工作，应该不是很困难的工作。《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一些中大型辞书都收列了为数不少的前位同素族词语，《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等还收集了不少后位同素族词语，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电脑对大规模语料库或现成的词库进行编辑，然后找出同素族词语。

在词典中，某一语素的语素义项和义位常常是同一的，语素义等于义位，就被归为一个义项。那么这个义项既是语素义，又是义位。

归纳语素义项时，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文字学、训诂学成果常常值得借鉴。这是因为，现代汉语有不少语素义是继承古代而来，它们的“前身”就是词义。一些古代单音词在向现代双音词(或多音词)发展的过程中，古代的单音词词义在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内部形式中演变为语素义，参与合成词词义的构成。如“户”的“门”义，原为古词义，现在只作为语素义存在于“门户”、“户限”等有限的几个词语中。那么总结现代汉语“户”的语素义时，就有必要查找古代汉语词典，查找“户”在古代汉语中的义位。

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那就是语素义有没有共时限制的问题。

采取共时还是历时原则来分析语素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琵琶”、“窈窕”这样的连绵词分析上。主张历时或历史观点的认为，确定语素要依据一个词构成时的初始情况，要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这样“琵琶”、“窈窕”就是两个语素的合成词，因为据词源学的考证，“琵”、“琶”、“窈”、“窕”等古时都有意义。而主张共时观点的认为，确定语素要以现代汉语中的共时平面为依据，共时分析是词的语素分析的基本原则；“琵”、“琶”、“窈”、“窕”在现代汉语中都已失去原有的意义，都只是字而非语素，因此“琵琶”、“窈窕”都是单语素词。

我们认为，历史观点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观点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混同古今的观点，是要混淆古今汉语的差别，如果两者没有差别了，那还要建立两种学科体系干什么呢？这显然是讲不过去的。因此，在分析语素义时，必须确立共时的观点，这才是对发展观的肯定。这样，“琵”、“琶”、“窈”、“窕”在现代汉语中都不是语素，也就不可能有语素义了。

当然，即使以相同的共时态为基本原则，在具体的识别和确认过程中仍会有分歧。例如，对“蝴蝶”、“骆驼”、“蜘蛛”、“仿佛”等一类语言单位的分析，在坚持共时原则的基础上，有的人主张，虽然“蝶”、“驼”、“蛛”、“仿”等具有语素的资格，但另一个音节不是语素，所以还应把它们看成是单语素的连绵词。他们认为，把其中的活跃音节看成一个语素，它是当之无愧的；另一个音节既不能单独表意，又不能与其它语素结合，硬把它看成一个语素，恐怕勉强。也有一些人认为，“蝶”、“驼”等已经被确认为语素，另一个音节相应地也应该被看成语素，“蝴蝶”、“骆驼”应该是双语素的合成词。他们的根据是有意义就是语素，在某些双音节成分中，其中的一个有明显的意义，无疑会成为语素，剩余的成分说不出什么意义来，但有很强的区别作用，这样的成分也应看成一个语素。

曹德和先生(2003:134-140)认为，“飓风”的“飓”属于仍然活着的语素，在今天的语

言生活中“颺”没有死亡，它不但继续保持着独立的语法功能，而且具有着较强的组合能力，例如：龙年网络卡颺涨；强庄股有望下周再拉旗杆颺升；主力型号颺降 500 元；黑颺使者；颺车之神传说；颺风反馈软件；颺浪聊天室；颺潮卡运动有限公司。

同时还认为，像“牦牛”的“牦”、“苹果”的“苹”、“杣果”的“杣”等等，目前正处于性质转变的过程中；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具有动态特点的个人语料库反映，上述“边缘语素”如今能够以相同的音义关联跟不同语素组合：

吴作人《奔牦图》

刘玉山校友作品选：《夕阳下的藏牦》……

西藏牦王白牦牛

西藏黑河牦

今年苹、梨又增产 购销前景令人担忧

浓缩苹汁富马酸

香苹汁羊扒

澳洲青苹又名史密斯 (smith)。原产澳大利亚，是绿色苹果的代表品种

红杣 6 号

香杣冰淇淋

紫花杣：杣果的一个新品种。广西农业大学 70 年代从泰国杣的实生后代选育而成

优良品种有阿方素 (Alphonso)、椰香杣 (Das hehari)、秋杣 (Neelum)……和缅甸球杣等

“牦牛”属汉语固有词，其中“牦”古代多写作“犛”，指“长鬃牛”，如《国语》：“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但即便是在古代它亦很少独用，而多同“牛”联用。如《山海经》：“荆山，……其中多犛牛。”《汉书》：“杀一犛牛以为俎豆牢具。”因为独立性差，现代汉语工具书都将它作为非语素处理。

我们认为，在静态层面内，把“蝶”、“驼”、“蛛”、“仿”、“颺”、“牦”、“苹”、“杣”等确认为语素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一谈到组合，这就已经不是静态了。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谈到。

因此，“蝴蝶”、“骆驼”、“蜘蛛”、“仿佛”在静态层面上都是单纯词，构成单纯词的每个音节都没有语素义，只有合起来才有语素义。

语素义可以分为最初语素义、常用语素义、引申语素义、比喻语素义。常用语素义是从出现频率角度分类的，常常就是最初语素义。引申语素义是语素义的引申体，比喻语素义是语素义的喻体。如《现代汉语词典》(2005:1822)对“嘴”的解释：

【嘴】①口的通称：张口 | 闭口。②(嘴儿)形状或作用像嘴的东西：瓶嘴儿 | 茶壶嘴儿 | 烟嘴儿。③指说的话：别多嘴。

## 二 语素义的动态 (一)

语言的现实是它的动态，动态语素义是真实的、现实的语素义，它和特定广义语义场密切相关。这里的特定广义语义场主要体现为合成词和固定短语。

动态语素义一般表现为对静态语素义的选择，使静态语素义单一化、具体化。这就是说，两者只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因而表现为一种一致的、而不是变异的关系。如并列式复合词中的动态语素义：

【赏罚】奖励有功的人，处罚有过失的人。

【毁誉】毁谤和称赞。

【身心】身体和精神

【简明】简单明白

有些合成词，词意不等于语素义的简单相加，但动态语素义和静态语素义仍是一致的。

【消息】词义——音信；信息。

语素义——消:消减;息:增长。本指事物的生灭、盛衰。

【出入】词义——(数目、内容等)不一致;不相符。

语素义——出去和进来。

【江山】词义——用来指领土、国家或国家政权。

语素义——江河和山岭。

【口吻】词义——口气。

语素义——口和嘴唇。

再如偏正、述宾、述补、主谓式复合词的动态语素义,与静态语素义一般也是一致的。多数双音复合词的义位与语素义有对应关系,具有直接联系,其释义方法是依据其内在的语法结构,将词复原为词组或句子,在保留原语素义(有时是将原语素嵌入释义文字中,有时需解释为相关的同义词)的基础上,补充必要的附加成分。如:

【上诉】向上级申诉冤情。

【雪耻】洗雪耻辱。

【造就】培养使有成就。(“造”释为“培养”。)

【地震】由地球内部的变化引起的地壳的震动。

部分偏正、述宾、述补、主谓式的双音复合词的两个语素溶化在一个统一的概念中,具有某种特指义,词义与语素义是一种间接的联系:

【事宜】词义——关于事情的安排、处理。

语素义——对事情的适当处理。(宜:适宜,适当。)

【知己】词义——彼此相互了解而情谊深切的人。

语素义——了解自己。

【跳高】词义——田径运动项目,运动员按规则经过助跑后跳过横杆。

语素义——向高跳。

【事变】词义——突然的政治军事行动。

语素义——事情、事态的变化、变故。

动态语素义和义位尽管不一致,但这并不影响动态语素义和静态语素义之间一致的关系。

两者一致的情况没必要多加考察,需要关注的是两者不一致的情况。在历时状态或特定的语境中,动态语素义会偏离静态语素义,而变成一种特殊的语素义。

我们认为,动态语素义和静态语素义不一致的情况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历时的,一种是共时的。

我们知道,语言词汇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语素义也不例外。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字词典尚未收录的语素义,就是一种动态的语素义。这种动态语素义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被字词典收录,因而不断地变为静态语素义。

例如“酷”,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1996:729)给它列出的两个义项是:

【酷】①残酷:酷刑|酷吏。②程度深的;极:酷热|酷寒|酷似|酷肖。

事实上,这两个义项都不是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最流行的义项应该是“前卫、流行、极好”,现在流行的说法如“酷乐”、“歪酷博客”、“我酷”、“FLASH酷赏”、“泡泡酷系列”、“酷必得购物”、“壁纸酷”、“酷游社区”、“美图酷”、“酷狗”、“酷亿网络”、“263酷网”、“酷谷工作室”、“酷论坛”、“桌面壁纸酷”、“写真扫图酷”、“酷家生活网”、“扮酷”、“诗酷”、“玩酷”等等,都是使用的这一义项。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最常用的义项词典未收,一般义项倒是收了。当然,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可能长久,辞典在修订时一般会把它收进去,从而由动态语素义变为静态语素义。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5:789)中,就收了“酷”的这个常用义项:

【酷<sup>2</sup>】形容人外表英俊潇洒,表情冷峻坚毅,有个性。[英 cool]

当然，这个解释与“酷”的流行义项相比，仍有较大距离。

再如“毙”，《现代汉语词典》(2005:75) 给它列出了三个义项：

【毙】①死(用于人时多含贬义)：毙命|击毙|牲畜倒毙。②枪毙：昨天毙了一个抢劫杀人犯。③〈书〉仆倒：多行不义必自毙。

这三个义项也不是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义项应该是“极”，如“酷毙”、“毙酷”、“绝毙”、“痛毙”等，截至2005年8月15日，在百度搜索引擎搜索到与“酷毙”相关的网页约84,200篇，在口语中，“酷毙”的频率也很高；“毙酷”只有9,680篇。可惜的是，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并未注意到这一新义项。

与“毙”同义的还有“呆”，如“帅呆”，“呆”也是“极”的意思。

在现代社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鸡”、“鸭”、“鹅”也产生了新的义项，“鸡”为“妓女”，“鸭”为“男妓”，“鹅”为“扮演男角的女同性恋者”，让人不得不钦佩人类联想能力的丰富。而且这些义项有一定的组合能力，“鸡”为“妓女”时的组合有“鸡贩子”、“鸡妓村”、“鸡儿巷”、“鸡母(妓女头)”、“野鸡”等，“鸭”为“男妓”时的组合有“鸭店”、“鸭吧”、“买鸭者”(替人网罗“鸭子”的“皮条客”)、“鸭网”(南韩的男伴游网页)、“鸭男”、“台鸭”、“鸭头”等，“鹅”为“扮演男角的女同性恋者”时的组合有“公鹅”、“鹅街”、“鹅店”等。但“鸡”、“鸭”、“鹅”这三个词的新义项使用范围比较窄，内容也不健康，所以《现代汉语词典》没必要收录。

“鼻”的情况比较特殊，《现代汉语词典》(2005:68) 给它列出的两个义项是：

【鼻】①鼻子：鼻梁|鼻音。②〈书〉开创：鼻祖。

但是在“门鼻儿”、“针鼻儿”、“鼻儿”等词中，“鼻”并未使用以上两个义项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使用了它在词结构中临时产生的比喻意义(意义变体)，其含义是“鼻状物”(器物上突出且有孔的部分)。事实上，这个义项辞典的编纂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因为在“鼻”的字头下，《现代汉语词典》(2005:69) 列出了“鼻儿”一词，并且给出了两个义项：

【鼻儿】①器物上面能够穿上其他东西的小孔：门鼻|针鼻。②〈方〉像哨子的东西：用苇子做了一个鼻儿。

但是，“鼻”的这个比喻义项，对于《现代汉语词典》这样一部普及性的词典而言，使用频率不够高，使用时间也不够长，因此就没有收录。一旦使用频率够高或时间够长，那么就可以转化为静态语素义了。

以上是历时状态下动态语素义和静态语素义的不一致。可以看出，两者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动态语素义是在静态语素义基础上的引申或比喻。我们认为，这种引申或比喻，只要不是离本体太远，为了简洁起见，字、词典中就可以不列出来，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丰富的联想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历时，应该是共时范围内的相对的历时，超过特定的共时范围，就不属于某一特定横断面的语素义了。明确了这一点，就不会混淆古今语素义的区别。

### 三 语素义动态 (二)

共时状态下动态语素义和静态语素义的不一致，表现为特定广义语义场下的不一致。特定广义语义场表现为合成词、固定短语、话语流。大约有五种情况。

#### 1. 动态语素义是静态语素义加上色彩义

这种色彩语素义是在使用中产生的，无法在字、词典中体现出来，它是使用该语言社会成员观念、认识习惯的一种反映。

“狗”《现代汉语词典》(2005:482) 只解释为：

【狗】哺乳动物，种类很多，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舌长而薄，可散热，毛有黄、白、黑等颜色。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有的可以训练成警犬，有的用来帮助打猎、牧羊等。也叫犬。

“狗”字头下面列了17个同素族词语：狗吃屎、狗胆包天、狗苟蝇营、狗彘、狗急跳墙、狗皮膏药、狗屁、狗屎堆、狗头军师、狗腿子、狗尾草、狗尾续貂、狗熊、狗血喷头、狗咬狗、狗仗人势、狗嘴吐不出象牙。

查逆序词典，有如下同素族词语：走狗、耍死狗（耍赖）、看家狗、落水狗、癞皮狗、偷鸡摸狗、画虎类狗。

可以看出，与“狗”有关的同素族词语，基本上都是贬义的，无一例带褒义。这种贬义是“狗”赋予的，也就是说，“狗”有贬义色彩语素义，因为这不是某个词语的现象，而是体现在同素族词语中的整体倾向，所以字、词典一般不会列出。也就是说，这种色彩语素义转换为静态语素义的可能性不大。

“狗”有贬义色彩语素义反映了国人对狗一直不大看好的一种认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狗是脏物，国人不用狗肉当祭品就是明证。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狗当宠物，所以“dog”在英语中不一定是贬义色彩义，如下列组合：

a lucky dog 幸运儿	a dumb dog 沉默不语的人
a jolly dog 快活的人，有趣的伙伴	doglike 忠于主人的。
be top dog 处于支配地位	be under dog 处于被支配地位
Every dog has his day. 凡人皆有得意日。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 助人渡过难关。	

这种情况体现了色彩语素义的民族性。

“鼠”的情形与上类似，也有贬义色彩语素义，看其同素族词语即可知：鼠辈、鼠窜、鼠肚鸡肠、鼠目寸光、鼠窃狗盗、贼眉鼠眼。

“虎”的情况有点特殊，既有褒义色彩，也有贬义色彩，要看出现于什么样的词语环境。在“虎势、虎威、虎步、虎劲、虎气、虎将、虎生生、虎彪彪、虎头虎脑、虎背熊腰”等组合中显出褒义，而在“虎狼、虎穴、虎穴龙潭、虎视、虎视眈眈、虎口、虎口拔牙、虎口余生、虎起脸”等组合中则显出贬义。这两种感情色彩的获得，跟“虎”的语素义特征有关，“虎”至少具备两个语素义特征，一是“威武”，二是“凶狠”。从人类的视角看，前者是好，后者是不好，反映到语言组合上，就有了褒和贬两种感情色彩义在同一语素义上的并存。

后缀“儿”是另一种情形，《现代汉语词典》(2005:359)释为：

【儿<sup>2</sup>】①名词后缀，主要有下面几种作用。a) 表示小，如：盆儿、棍儿、窟窿儿、小车儿。b) 表示词性变化，如：吃儿、盖儿、卷儿(动词名词化)；亮儿、尖儿、零碎儿(形容词名词化)。c) 表示具体事物抽象化，如：门儿、根儿、油水儿。d) 区别不同事物，如：白面—白面儿(海洛因)，老家—老家儿(父母或家中其他长辈)。②少数动词的后缀：玩儿、火儿。

所有的儿化词，有一种共同的语体色彩义，那就是口语色彩，这种色彩义不可能在词典里反映出来。

## 2. 动态语素义是静态语素义受语境制约而产生的变异义

在构词活动中，由于受其他语素的制约作用，导致某语素内部的一个语义特征脱落的现象(就像语音变里的音素脱落一样)。这种现象，王艾录、孟宪良先生(1996:87-90)称为“语义干涉”现象。

例如丈夫的“夫”《现代汉语词典》(2005:1718)的释义是“男女两人结婚后，男子是女子的丈夫”。“妻”《现代汉语词典》(2005:1066)的释义是“男女两人结婚后，女子是男子的妻子”。由此可得出“夫”(丈夫)、“妻”的基本义素式子应是：

【夫】：【+直系亲属↔配偶关系+男性】

【妻】：【+直系亲属↔配偶关系-男性】(“↔”表示相互关系)

“夫”、“妻”都有一个共同的语义特征：**【+直系亲属】**。这个语义特征成立的前提是必须结婚，因为直系亲属从法律上讲就是第一顺序继承人，必须获得法律上的认可，配偶必须要有结婚证明的法律依据。但现代汉语里有“未婚夫”、“未婚妻”这样的合成词。在这种组合中，修饰成分“未婚”与中心成分“夫”、“妻”的语义特征**“【+直系亲属】”**发生了矛盾。其结果是，在“未婚”的语义制约下，与“夫”、“妻”相冲突的语义特征**“【+直系亲属】”**脱落，于是在“未婚夫”、“未婚妻”的组合中“夫”、“妻”的义素式子变成了：

**【夫】：【-直系亲属↔配偶关系+男性】**

**【妻】：【-直系亲属↔配偶关系-男性】**

“洗”也是这种情况。依据字书的释义，“洗”的基本义素式子是：

**【洗】：【+动作+用水+去污】**

由于“干”的制约，在“干洗”这个组合中，“洗”的语义特征**“【+用水】”**脱落，其基本义素式子变成了：

**【洗】：【+动作-用水+去污】**

同类例子如：铃（哑铃）、船（飞船）、鸡（素鸡）、奶（豆奶）、锅（铝砂锅）、浮（下浮）、浴（沙浴）、馏（干馏）。

这种情况，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动态语素义保留了主要的静态语素义，只是舍弃了某一个语义特征，这应该是构造新词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它能引发语言使用者对静态语素义全部语义特征的联想，从而达到生动的效果。

### 3. 动态语素义是静态语素义的具体化

静态语素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不可能指陈某一具体的、个别的对象。“月”的静态语素义指月球，无论盈缺，无论古今，统统称作“月”。

但在具体的语境中，由于受其他语素的限制，静态语素义就变得具体了。如“月”在“月饼”、“月轮”这一组合中是指“圆月”，在“月琴”这一组合中是指“扁圆月”，在“月眉”中是指“弯月”；“品”在“商品”中是指“劳动产品”，在“战利品”中是指“武器装备”，在“艺术品”中是指“作品”；“球”在“三分球”中是指“篮球”，在“任意球”中是指“足球”，在“勾手双球”中是指“排球”，在“球刀”中是指“冰球”；“油”在“油苗”、“油矿”中是指“石油”，在“油画”中是指“含油质的颜料”，在“油酥”中是指“食油”，在“油鞋”中是指“桐油”。

静态语素义涵盖了单数和复数，那么单复数的选择也是一种具体化。“蜂鸣”之“蜂”一般是单数，有时也可以是复数，而“蜂聚”之“蜂”一定是复数。“钢针”之“针”一般是单数，有时也可以是复数，而“梅花针”之“针”一定是复数。

这种情况与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动态语素义是静态语素义受语境制约而产生的变异”）的不同之处是，尽管都是语境限制，但后者导致了静态语素义语义特征的减少，而这种情况是语境导致了语义特征的增加。

### 4. 动态语素义是静态语素义的比喻义

在组合中，动态语素义是喻体，对组合内的其他语素起修饰作用。如“蝴蝶”是一个语素（已如前述），其静态语素义指一种昆虫，在“蝴蝶结”、“蝴蝶阀”这样的组合中，“蝴蝶”的动态语素义指“像蝴蝶一样的”，这样动态语素义变成了喻体。值得注意的是，“蝴蝶”在“蝴蝶结”中的意义和在“蝴蝶阀”中的意义是有区别的，“蝴蝶结”之“蝴蝶”取其静态几何形象（结形似蝶），而“蝴蝶阀”之“蝴蝶”则取其动态形象（此阀工作时有如蝴蝶飞舞）。

“云”是一个语素（自由语素），其静态语素义指“在空中悬浮的由水滴、冰晶聚集形成的物体”，在“云鬓”、“云手”这样的组合中，“云”的动态语素义指“像云一样的”。在“云鬓”中，“云”指静态形象，在“云手”中，“云”指动态形象。

“箭猪”、“箭步”中的“箭”，“星火”、“星驰”中的“星”与上类似。

因为任何对象都有可能在组合中成为喻体，因此，字词典没有必要把每一语素义的比喻



义都列出来，只有那些特别常用的比喻义才可能被列出，这就决定了组合中的语素比喻义一般是动态的。

5. 一个动态语素义是两个相关联的静态语素义某一义项的组合义

语言有经济性原则，为了简洁起见，有时用一个语素代替相关的两个语素，也就是说，一个动态语素义等于两个静态语素义。经济性原则是语言的普遍原则，因而一个动态语素义等于两个静态语素义的情形是很常见的。

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组合中，只有一个动态语素义等于两个静态语素义。

例如“毛笋”，《现代汉语词典》(2005:920)给三个不同意义的“毛”列出的义项是：

毛<sup>1</sup>：①动植物的皮上所生的丝状物，鸟类的羽毛；②东西上长的霉；③粗糙，还没有加工的；④不纯净的；⑤粗略。⑥小；⑦货币贬值；⑧姓。

毛<sup>2</sup>：①做事粗心，不细致；②惊慌；③发怒，发火。

毛<sup>3</sup>：一圆的十分之一；角。

以上总共11个义项，但“毛笋”一词中的“毛”，不能解释为其中任何一个义项。“毛笋”意为“毛竹之笋”，因此“毛”实际代表的意义是“毛竹”。《现代汉语词典》(2005:1776)给“竹”列出的义项是：

竹：①竹子；②姓。

因此，“毛笋”的“毛”的语素义，应该是“毛<sup>1</sup>”的第三个义项加上“竹”的第一个义项。

“柳眉”的“柳”，“翘席”的“翘”，“火化”的“火”，“丹皮”的“丹”，“狼烟”的“狼”，“刁钻”的“钻”，都属于这类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组合中的各个动态语素义，都分别等于两个静态语素义的某一义项。“交警”的“交”指“交”和“通”两个语素义的某一义项，“警”指“警”和“察”两个语素义的某一义项。看《现代汉语词典》(2005:679, 1363, 724, 144)对这四个语素义的解释：

【交】①把事物转移给有关方面；②到；③连接，交叉；④相连接的时间或地方；⑤结交，交往；⑥友谊，交情；⑦性交，交配；⑧互相；⑨一齐，(同时)发生；⑩姓。

【通】①没有堵塞，可以穿过；②用工具戳，使不堵塞；③有路达到；④连接，相来往；⑤传达，使知道；⑥了解，懂得；⑦指精通某一方面的人；⑧通顺；⑨普通，一般；⑩整个，全部；……

【警】①戒备；②敏锐；③使人注意，告诫；④危险紧急的情况或事情；⑤警察的简称。

【察】①仔细看，调查；②姓。

可见，“交警”的意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交”的第三个义项、“通”的第三个义项、“警”的第一个义项、“察”的第一个义项相加的结果。

现代汉语中的简称，一般都是这种情况。这都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体现。那么，“交警”一词是由几个语素构成的呢？音节只有两个，语素义却有四个。我们认为，音节是形式，语素义是内容。因此，在判别语言单位的时候，我们始终应该以内容为主，形式为辅。根据这样的观点，“交警”应由四个语素构成。

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问题，“蝶”、“驼”、“蛛”、“仿”、“颞”、“牦”、“苹”、“杵”等是否是语素的问题。有了静态和动态的概念，问题就一目了然了。这些语言单位能够独立和别的明显有意义的语言单位组合(比如“蝶”可以有“粉蝶、彩蝶、蝶泳、蝶骨”等组合)并且自身有意义，这表明它们有动态语素义，是动态的语素。但是，静态地看，它们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字书不可能给它们任何解释。它们必须和另一个音节组合起来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在静态领域，它们只是音节。进入动态领域，它们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在静态领域的相应的双音节单纯词的意义。“蝶骨”的“蝶”，代表的是在静态领域的相应的双音节单纯词“蝴蝶”的意义，“蝶”的动态义的取得应以双音词“蝴蝶”的意义的存在为前

提，我们解释“蝶骨”，就是“形状像蝴蝶，在脑颅底部、枕骨之前的头骨”，而不是“形状像蝶，在脑颅底部、枕骨之前的头骨”。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讲，也应该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体现。

#### 主要参考文献

- 王艾录, 孟宪良. 1996. 〈语素入词所发生的意义偏移现象〉, 《山西大学学报》1996.1。  
布龙菲尔德. 1930 [1997]. 《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曹德和. 2003. 〈语素研究的性质、方法及语料来源〉, 《复旦学报》2003.6。  
胡中文. 2001. 〈同素族词语与语素义项的归纳〉, 《辞书研究》2001.3。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1996.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

## Static state and dynamic state of morphemes in modern Chinese

Zhenqiang QIU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exploring the state of morphemes in modern Chinese. We observe that there are two states of morphemes, namely static and dynamic. The definitions of these terms are provided with ample example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morpheme, static state, dynamic state, semantic field